

主办：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协同创新中心  
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

(第六辑)

# 世界华文教学

SHIJIE HUAWEN JIAOXUE

贾益民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贾益民

1956年10月16日生，山东省惠民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名誉院长，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生活哲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华文教育与汉语国际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比较文学与文艺学、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侨务公共外交等。论著有《比较文学与现代文艺学》(专著)、《文学理论》(高校教材，副主编)、《比较文学与比较美学》(论文集，副主编)、《语言与文化论集》(主编)、《中文》(海外华文教材12册，含练习册、教师教学参考书共48本，主编)、《华文》(柬埔寨华校教材12册，含练习册、教师手册共36本，主编)等。

科研项目包括：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外汉语教材编写及研究”；2. 国务院侨办、国家汉办“海外华文教材编写”项目；3. 国务院侨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华文教育学”；4. 国务院侨办“多媒体华文教学光盘研制”项目：《中文》《汉语》等。1987年被评为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1988年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主办：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协同创新中心  
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

# 世界华文教学

SHIJIE HUAWEN JIAOXUE

(第六辑)

贾益民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主办 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协同创新中心  
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

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 邢福义 华中师范大学  
李宇明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陆俭明 北京大学  
赵金铭 北京语言大学  
崔希亮 北京语言大学  
董鹏程 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  
戴庆厦 中央民族大学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 古川裕 日本大阪大学  
白乐桑 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宁继鸣 山东大学  
任 弘 华侨大学  
刘乐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刘海峰 厦门大学  
刘海涛 浙江大学  
齐沪扬 上海师范大学  
孙德金 北京语言大学  
李 泉 中国人民大学  
李向农 华中师范大学  
李红印 北京大学  
李祖清 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  
李晓琪 北京大学

吴中伟 复旦大学  
吴伟平 香港中文大学  
吴应辉 中央民族大学  
吴英成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吴勇毅 华东师范大学  
沙 平 福建师范大学  
张 博 北京语言大学  
张和生 北京师范大学  
陈友明 印度尼西亚三语学校协会  
陈学超 陕西师范大学  
陈旋波 华侨大学  
周小兵 中山大学  
郑通涛 厦门大学  
孟柱亿 韩国外国语大学  
胡建刚 华侨大学  
胡培安 华侨大学  
柯彼德 德国美因兹大学  
贾益民 华侨大学  
陶红印 美国加州大学  
黄端铭 菲律宾华教中心  
程爱民 南京大学  
曾金金 台湾师范大学  
曾毅平 暨南大学

主 编 贾益民

副主编 胡培安 胡建刚

编 务 蔡晓宇 张文静 吴 嘉

执行编辑 刘丙丽 郝瑜鑫

英文编辑 杨才英

# CONTENTS

# 目录

## 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研讨会专栏

- |                                     |          |
|-------------------------------------|----------|
| 树立并确认“大华语”概念                        | 陆俭明 / 3  |
| 印尼华文教学现状研究                          | 陈友明 / 6  |
| 汉语国际教育和华文教育                         | 崔希亮 / 9  |
| 新时代的美国汉语教学                          | 何宝璋 / 15 |
| 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大趋势                      | 贾益民 / 18 |
| 汉字的真善美                              | 赖明德 / 25 |
| 对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的期望                       | 李英哲 / 29 |
| 语言学家贡献的两个小钱：“中文动词词汇语意网”和<br>“语法问问我” | 刘美君 / 32 |
| 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笔谈                         | 刘莹 / 36  |
| 尊师重教是发展世界华文教育的关键                    | 罗宗正 / 39 |
| 华语习得研究                              | 吴勇毅 / 42 |

## 华文教育理论研究

- 我国华文教育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基于 2013 ~ 2017 年《世界华文教育年鉴》的  
共词分析
- 付梦芸 郝瑜鑫 / 49

## 汉语国际教育与华文教学研究

-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汉语教材编写的思考与探索 胡丛欢 / 65
- 国别化旅游汉语教材《观光汉语》的特色、问题及建议 许 博 / 78
- 华文教学的新方向与新方法
- 第二届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 华侨大学  
华文教学交流会综述 洪桂治 / 90
- 基于课例研究的汉教专硕实践能力培养探索 洪桂治 汪晓凤 / 98
- 长春德国国际学校汉语教学情况考察分析 关惠尹 / 111

## 汉语研究

- 浅析“NP抽象+中”构式中“中”的虚化及  
附缀特征 杨义良 张 斌 / 127
- 国内非规约性间接否定相关研究综述 张 治 / 145

**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  
发展研讨会专栏**



## 树立并确认“大华语”概念\*

北京大学中文系 陆俭明

随着华语各国各地区，特别是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文教学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开展，华文正走向世界，而我们的汉语正如周清海先生所说，也“正进入一个‘大融合’的时代”。

对于华文教学得有这样一点认识，那就是华文教学应该是一项关系到海外华侨华裔福祉的重要事业，有助于保持海外汉民族特性、延续民族语言、传承中华文化，因此华文教学可以说是一项“护根”工程。

华文教学的蓬勃发展及其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全球华语和华文教学的研究。其中一个问题就很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与研究，那就是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华文教学所教的华语应以什么为标准？有人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说：“这还用研究吗？当然以作为我国通用语的普通话为标准！”这话有道理，但不能如此简单了事。因为以下事实不可忽视——海外华语、港澳台汉语跟我们境内的普通话存在着一定的、实际的差异。举例来说：

语音：（1）轻声，如“先生|学生”里的“生”，都不会发轻声音；儿化，像“面条儿|小鸟儿”都说成三个音节，不会发儿化音。（2）在高元音情况下，带前后鼻音韵尾的音节不能区分，如“今|林|因”和“经|铃|应<sub>[该]</sub>”发音一样。。

词汇：在词汇上，想要规定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不能说“侍应生、搭客、太空人、电单车、救伤车、冲凉、巴刹、组屋……”，非得说“服务员、乘客、宇航员、摩托车、救护车、洗澡、菜市场、[组

---

\* 本栏目文章均根据作者在由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华文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16~19日）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屋，还没有对应的普通话词语]……”，也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这些都是当地华语里的常用词语、基本词汇。

语法：在中国大陆普通话里，选择问句各选项之间，决不能用“或（者）”，可是在新加坡华语里，在选择问句各选项之间用“或（者）”连接是极平常的事。请看：

(1) 遇上你是我一生的对或错？（林秋霞《想飞》，新加坡：点线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2) 他们是真的没有丝毫不舍？或者是那份憾然的别情已经被瀚然的人潮冲淡了，淹没了？（梁文福《最后的牛车水》，新加坡：冠和制作出版，1988年，第15页）

(3) 此时该是得意？或是羞愧？（《吾土吾民创作选·小说（上）》，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年，第146页）

(4) 现在究竟是回到了乡下或是被卡在半路，还不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6月3日副刊第21版）

台式中文也能这样用。

为什么会存在差异？要知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变异是绝对的，随时随地的。而各华文社区只要较长时间不往来，不交流，加之要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自然就会有差异。再说，即使在大陆，推广普通话的成绩很大，普通话普及率已达70%以上。但真正能讲一口完全符合标准的普通话的人很少很少，估计不会超过0.0001%。我国各地绝大多数人讲的普通话，即使是汉语教师所说的普通话，大多是带有一定方音的“蓝青官话”。总之，华文教学，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教学，要严格按普通话标准来要求，事实上难以不折不扣地做到。

面对上述实际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华文教学，一方面可以要求教师和学生努力以普通话规范标准来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对于他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偏离普通话规范标准的状况，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就是所谓“取法乎上，宽容其中”；也就是周清海教授所说的“教学从严，评鉴从宽”的原则。如果我们主观地硬性规定“世界各地开展的华文教学所教授的华语都必须严格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这一方面会打击世界各华语社区开展华文教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事实上硬性规定了也实行不了。所以

进入 21 世纪不断有学者提出“大华语”这一概念。

大华语这个概念可理解为：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可以有一定弹性、可以有一定宽容度的全球华人共同语。

当然每个学者发表文章谈大华语的概念，措辞不一定一样。但基本内容一样，显然大华语概念既坚持了一定的原则，那就是我们还是要求以普通话为标准，又尊重了他人，具体说尊重了各华语社区开展的华文教育事业，这样做有很大好处。

首先，有助于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华人社会。要知道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记，正如周清华教授最近所指出的，“在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保留华人的共同文化特点，更显得重要”，“将远远超过政治上的认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要知道，广大华裔华侨同胞对中华民族有很深的情结，对中华民族有很强的认同感，保留华文这一个“根”，可以说是华人的普遍要求。而作为华文大本营的中国不断加强并坚持和平发展，也确保了那华文“根”的长期存在。

其次，“大华语”这一概念更有助于推进世界范围的华文教学。因此从华文教学的发展来看，有必要树立并确认“大华语”这一概念。

当然，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比如说，“可以有一定的弹性”。那“弹性”具体该如何理解？“可以有一定的宽容度”，那“容忍度”具体该如何掌握？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可以有一定的偏移，那具体怎么操作，怎么落实，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这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去研究。面对我们进入新时代华文教学的大发展，这种问题一定要去研究。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应用，现在，全球华语研究正蓬勃开展，我想全球华语研究必须落到“华文教学”这一实处，上述问题无疑应作为首要研究课题列入“全球华语研究”这一大研究课题之中。我想华侨大学就要肩负起这一研究任务。

## 作者简介

陆俭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海内外 17 所大学的荣誉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汉语国际教育以及中小学语文教育。[lu\_ma2008@pku.edu.cn]

# 印尼华文教学现状研究

印尼三语学校协会 陈友明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时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2014年，印尼的新任总统也提出建设“世界海洋中心”的发展战略。这两个地缘关系密切的国家同时出台了两种海洋战略，如果能够合作，实现海洋战略对接，对中国、印尼两国和人民的福祉是大有裨益的。印尼华人有语言和文化的优势，可以为中国、印尼“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印尼华人和华文教育工作者来说，教育培养掌握华语的人才，是构建两国人心相通的文化桥梁，是推动两国交流合作的工作重点和大方向。

众所周知，印尼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9·30”政治变故，印尼华人的文化和语言遭到那时苏哈托政府取缔。20世纪末印尼苏哈托政府下台，印尼开始了民主改革，随着祖籍国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外交政策的变化，印尼华人的政治认同发生转化，华文教育的定位和性质也发生变化，即从落叶归根的导向向落地生根的理念转化。在如今的新时代，印尼和东南亚的华文教育其实就是落地生根的理念。

根据我的观察，当前在印尼，若从使用范围的方面评估，位居第一的还是英语，因为它是世界语言；第二是阿拉伯语，因为它是伊斯兰的宗教语言；第三是日语，因为日本是印尼最早的投资来源国，在印尼有为数不少的日本企业和日籍技术人员，日本还是印尼学生留学和工作的优选对象国；第四是韩语，韩国电视剧的渲染、美容化妆、工业产品和投资，使韩语受到印尼年轻人的青睐；第五才是汉语，因为它是联合国使用语言。印尼华人众多，如今印尼和中国的关系密切了，来印尼的中国企业家、商人和游客逐年递增，汉语的使用率也随之提高。但是如果从开设汉语专业的高校数量来说，汉语还是居于第六位，在英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

德语之后。所以汉语在印尼的地位还是偏低的。

下面谈谈华语的教学情况。从教学形式来说，学校还是汉语的主要教学场所，主要是在高等院校、三语国民学校和国际学校。2013年以后汉语也作为选修课列入国民高中阶段。另外还有不少汉语补习学校和专业汉语培训班。

根据我的粗略观察，当前印尼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大致如下：

- 高等院校的汉语专业大约 10000 人 (6% ~7%)；
- 三语学校约 50000 人 (33%)；
- 国际学校 20000 人 (13%)；
- 作为选修课的普通学校、职业学校 25000 人 (16% ~17%)；
- 补习学校和家教大约 30000 人 (20%)；
- 其他大约 15000 人 (10%)。

学习华语的学生总数约 150000 人。由于印尼官方或统计机构未有正式数据发布，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下面叙述一下印尼三语学校的情况。与菲律宾、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一样，印尼的华文教育基本上属于同一种性质，教学模式基本以本国语、英语和汉语三种语言并重，故称为三语学校。三语学校是印尼华人社会在经历了政府 32 年华文禁令之后兴办的正规学校，由幼儿园、小学、中学等不同的教学阶段组成。三语学校引文介意，它是教学三种语言或以三种语言为教学语言的学校。这是印尼华人、华社为了推广华语、弘扬中华文化、进行道德素质教育而开办的国民学校。其实是华人社会约定俗成的新型华文教育教学模式；这是印尼华人按照自己的理念根据市场需求开办的学校。三语学校的华文教育加入当地的国民教育体系，汉语课程占的比重比较大。三语学校是印尼华文教育最主要的教学形式，印尼目前已有 70 多间三语学校，学生约 5 万名，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增加。

三语学校的学生状况：华人约占 70%，另外有 20% ~30% 是土著学生。

办学的困境主要是华文师资。因为 30 多年的断层，如今印尼华文教师严重短缺。十多年来我们积极培养本土老师，这里须感谢国侨办，还有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华文教师。第一期华文教育本科的

“雄鹰工程”（Program S1 Garuda），就是华侨大学在2003年开办的，如今已经办了十四期了。“雄鹰工程”学成归来的年轻教师如今散布在印尼的三语学校、高等院校、补习学校，成为印尼华文教育的中流砥柱。

因为三语学校普遍开办的时间不长，大部分还是21世纪以后才创办的，所以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教学目标和评估标准。但是基本上就是高中毕业之后，汉语水平要能达到HSK标准的五级，至少是四级；初中达到四级；小学达到三级。高中毕业达到中国高校本科专业的汉语水平的录取标准，还有可以在华语的公司工作。

三语学校对于当地社会也有很好的社会作用，它对提高华人的形象、改善族群关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三语学校吸收了很多兄弟民族的学生，除此之外，更令人有些鼓舞的就是有不少的土著老师到华侨大学、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就读华文教育专业，他们学成之后回馈学校担任华文教师，教华人的子女华语和中华文化，这种反串角色的现象也值得反思。如今大华语新时代的概念，应该包括土著这个范畴吧。

三语学校自问世以来，从最初的冥冥求索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一种体系，经历过很多坎坷和艰辛！

现在我们不仅是在教育方面占优势，我们还注重道德教育、文化体育、教风学风，在教学的质量方面也创造了佳绩。现在我们三语学校在国民文教部的质量评估当中，基本上都被评为最高级别——A级，成为当地极具竞争力的学校，受到印尼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可和青睐。

在大华语的新时代，三语学校是一个极好的华语教学场所。三语学校培养我们的后代掌握三语：印尼语让我们的子孙立足本土，更好地在本国生活、创业；学好英语让学生放眼世界，勇闯世界五洲四海；掌握华语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忘中华、心怀中华！

## 作者简介

陈友明 印度尼西亚三语学校协会主席兼普禾格多普华三语国民学校基金会主席。[chen\_you\_ming@hotmail.com]

# 汉语国际教育和华文教育

北京语言大学 崔希亮

汉语国际教育和华文教育，这本来是两件事，但是这两件事现在产生了联系，而且这个联系还越来越紧密。汉语国际教育和华文教育本来都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但是华文教育有点不同，因为在某些地区或者国家，它是母语教育，比方说马华社会的汉语华语教育，它是母语教育。所以不能一言以蔽之，说它俩完全是一回事，但是两者有共性，我们现在要找它们的最大公约数，然后还要找它们的兼容性，看看可以在什么地方兼容。比方说我们的教材、教师、教学技术和教学理念是不是可以兼容？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兼容的，不排斥。另外，从资源上来说，两者可以整合，也可以融合。融合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既然都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那它肯定会有一个自然融合的过程。那现在我们又结合又联合，因为要成立世界华语联盟的话，其实我们也要把这两支队伍给它融合到一起，联合在一起，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事业的共荣。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共建，需要共进。这个是我开题大概说的一些想法。

陆俭明老师提到大华语的概念，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个概念。提到北京话的“儿化”，在北京的话，如果这个“儿化”学不好会有问题，但是在别的地方不一定有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北语的留学生在北语东门儿打车，他要去前门，然后他觉得北京话应该儿化，他说：“师傅我要去前门儿。”师傅就把他从东门儿拉到了前门儿，因为前门儿和前门是两个地方，概念不一样，所以在北京话里有的时候不能儿化，有的时候不儿化就很奇怪，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编词典的时候，我们的词典哪些词儿化哪些词不儿化？没规律的，你找不到规律。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因为我把新华字典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看了一遍，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我要找一找儿化的规律，没找到。没规律，这说明这里边肯

定是有问题的。

相关的研究有不少，吴勇毅教授和贾益民教授，他们都提到新时期新时代华文教育面临的形势、变化、理念，我们这个新时代，它是一个概念，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一个词如果使用频率特别高的话，它的语义色彩就会退化。所以我最近在写另外一篇文章，就在讨论新媒体的语言。你会发现有些词汇，它已经在蜕化了。比方说我们原来在上海说“吃豆腐”，这个大家肯定是避讳的，不可以随便说的，可是现在这个意义在蜕化，在淡化。“打酱油”原来的意思没有了，现在没人真的去打酱油，而变成了另一个意思：我是一个旁观者，我是打酱油的。

年轻的同学都知道好多媒体语言，比方说“绿茶婊”“白莲花”，我们的老先生，可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所以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这个新形式，除了海外新移民、新华侨之外，语言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有人说从1946年开始，出现了三次汉语的革命。现在是第三次汉语革命，它的标志是自媒体时代，因为自媒体时代大家用了很多词，只在某个圈子里边作为社会方言来说，别人不一定知道，比方说“玛丽苏”，年轻的同学都知道“玛丽苏”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这些词有多少？我们北语最近有一个新的语料库叫BCC语料库，一共有一亿五千万字的语料，里边分不同的文体和语体。其中这样的词汇主要出现在微博语料，而在文学语料、报刊语料、科技语料里面一次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要在新形势下新时代里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目前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第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搞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华语文教学的这个圈和对外汉语教学或者汉语国际教育的这个圈，大家基本上很少坐在一起开会，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个，外语的圈和中文的圈，这是语言学的两个圈，这两个圈也很少坐在一起开会。外语的在研究他们的问题，中文的在研究我们的问题。其实大家谈的都是普通的语言学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三个，我觉得现在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们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的从事华语文教学的人，现在坐在一起，大家来讨论，打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这样一个局面。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很多人的想法就是你是侨办的，我是汉办的，侨办和汉办就是井水和河水的关系，互不相